資治通鑑/卷29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九十二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九十三 後周紀四

► 卷二百九十四

起柔兆執徐三月，盡強圉大荒落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93卷

【後周紀四】 起柔兆執徐三月，盡強圉大荒落，凡一年有奇。

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中顯德三年（丙辰，公元九五六年）

三月，甲午朔，上行視水寨，至淝橋，自取一石，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砲，從官過橋者人繼一石。

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，城上發連弩射之，矢大如屋椽。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，矢中瓊髀，死而復甦。鏃著骨不可出，瓊飲酒一大卮，令人破骨出之。流血數升，神色自若。

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，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，稱：「自天祐以來，海內分崩，或跨據一方，或遷革異代，臣紹襲先業，奄有江表，顧以瞻烏未定，附鳳何從！今天命有歸，聲教遠被，願比兩浙、湖南，仰奉正朔，謹守土疆，乞收薄伐之威，赦其後服之罪，首於下國，俾作外臣，則柔遠之德，雲誰不服！」又獻金千兩，銀十萬兩，羅綺二千匹。晟謂馮延己曰：「此行當在左相，晟若辭之，則負先帝。」既行，知不免，

中夜，歎息謂崇質曰：「君家百口，宜自為謀。吾思之熟矣，終不負永陵一培土，餘無所知。」

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，陰險多計數，南漢主倚信之；誅滅諸弟，皆延遇之謀也。乙未卒，國人相賀。延遇病甚，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，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。澄樞，番禺人也。

光、舒、黃招安巡檢使、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、隨、申、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。丙申，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，都監張承翰以城降。

丁酉，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。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嵩，舉州來降。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。彰武留後李彥頵，性貪虐，部民與羌胡作亂，攻之。上召彥頵還朝。

秦、鳳之平也，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，從征淮南，覆亡降於唐。癸卯，唐主表獻百五十人；上悉命斬之。

舒州人逐郭令圖，鐵騎都指揮使洛陽王審琦選輕騎夜襲舒州，復取之，令圖乃得歸。

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繼沂皆在揚州，詔撫存之。

丙午，孫晟等至上所。庚戌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，示劉仁贍，且招諭之。仁贍見晟，戎服拜於城上。晟謂仁贍曰：「君受國厚恩，不可開門納寇。」上聞之，甚怒，晟曰：「臣為唐宰相，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！」上乃釋之。

唐主使李德明、孫晟言於上，請去帝號，割壽、濠、泗、楚、光、海六州之地。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。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，諸將捷奏日至，欲盡得江北之地，不許。德明見周兵日進，奏稱：「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，願寬臣五日之誅，得歸白唐主，盡獻江北之地。」上乃許之。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。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，賜唐主詔，其略曰：「但存帝號，何爽歲寒！倘堅事大之心，終不迫人於險。」又曰：「俟諸郡之悉來，即大軍之立罷。言盡於此，更不煩雲，苟曰未然，請從茲絕。」又賜其將相書，使熟議而來。唐主復上表謝。

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強，勸唐主豁江北之地，唐主不悅。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，

德明輕佻，言多過實，國人亦不之信。樞密使陳覺、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與孫晟，使王崇質異其言，因譖德明於唐主曰：「德明賣國求利。」唐主大怒，斬德明於市。

吳程攻常州，破其外郭，執唐常州團練使趙仁澤，送於錢唐，仁澤見吳越王弘俶不拜，責以負約。弘俶怒，抉其口至耳。元德昭憐其忠，為傅良藥，得不死。

唐主以吳越兵在常州，恐其侵逼潤州，以宣、潤大都督燕王弘冀年少，恐其不習兵，徵還金陵。部將趙鐸言於弘冀曰：「大王元帥，眾心所恃，逆自退歸，所部必亂。」弘冀然之，辭不就徵，部分諸將，為戰守之備。龍武都虞候柴克宏，再用之子也，沉默好施，不事家產，雖典宿衛，日與賓客博奕飲酒，未嘗言兵，時人以為非將帥才。至是，有言克宏久不遷官者，唐主以為撫州刺史。克宏請效死行陳，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，可為將，苟不勝任，分甘孥戮。唐主乃以克宏為右武衛將軍，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。

時唐精兵悉在江北，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，樞密使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。克宏訴於徵古，徵古慢罵之，眾皆憤恚，克宏怡然。至潤州，徵古遣使召還，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之。燕王弘冀謂克宏：「君但前戰，吾當論奏。」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，常州危在旦莫，不宜中易主將。克宏引兵徑趣常州，徵古復遣使召之，克宏曰：「吾計日破賊，汝來召吾，必奸人也！」命斬之。使者曰：「受李樞密命而來。」克宏曰：「李樞密來，吾亦斬之！」

初，鮑修讓、羅晟在福州，與吳程有隙，至是，程抑挫之，二人皆怨。先是，唐主遣中書舍人喬匡舜使於吳越，壬子，柴克宏至常州，蒙其船以幕，匿甲士於其中，聲言迎匡舜。吳越邏者以告，程曰：「兵交，使在其間，不可妄以為疑。」唐兵登岸，逕薄吳越營，羅晟不力戰，縱之使趣程帳，程僅以身免。克宏大破吳越兵，斬首萬級。朱匡業至行營，克宏事之甚謹。吳程至錢唐，吳越王弘俶悉奪其官。

甲寅，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為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，仍分衛聖、匡聖步騎為左右十軍，以武定節度使呂彥琦等為使，廷珪總之，如趙廷隱之任。

初，柴克宏為宣州巡檢使，始至，城塹不修，器械皆闕，吏云：「自田頵、王茂章、李遇相繼叛，後人無敢治之者。」克宏曰：「時移事異，安有此理！」悉繕完之。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，聞吳程敗，乙卯，引歸。唐主以克宏為奉化節度使，克宏復請將兵救壽

州，未至而卒。

河陽節度使白重贊以天子南征，慮北漢乘虛入寇，繕完守備，且請兵於西京。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，又慮事出非常，乃自將兵赴之。重贊以晏不奉詔而來，拒不納，遣人謂之曰：「令公昔在陝服，已立大功，河陽小城，不煩枉駕！」晏慚怍而還。孟、洛之民，數日驚擾。

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，以陳覺為監軍使，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為應援都軍使。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：「信莫信於親王，重莫重於元帥，安用監軍使為！」唐主不從。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、建召募驍勇，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、靜江指揮使陳德誠、建州人鄭彥華、林仁肇。唐主以文稹為西面行營應援使，彥華、仁肇皆為將。仁肇，仁翰之弟也。

夏，四月，甲子，以侍衛新軍都指揮使、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為廬、壽等州招討使，以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為濠州城下都部署。

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，周兵遁去，孟俊復取之，遣陳德誠戍泰州。孟俊進攻揚州，屯於蜀岡，韓令坤棄揚州走。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，令坤復入揚州。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。太祖皇帝令曰：「揚州兵有過六合者，折其足！」令坤始有固守之志。帝自至壽春以來，命諸軍晝夜攻城，久不克。會大雨，營中水深數尺，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，糧運不繼，李德明失期不至，乃議旋師。或勸帝東幸濠州，聲言壽州已破，從之。己巳，帝自壽春循淮而東，乙亥，至濠州。

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，擒陸孟俊。初，孟俊之廢馬希萼立希崇也，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惲之族而取其財。楊氏有女美，獻於希崇。令坤入揚州，希崇以楊氏遺令坤，令坤嬖之。既獲孟俊，將械送帝所。楊氏在簾下，忽撫膺慟哭。令坤驚問之，對曰：「孟俊昔在潭州，殺妾家二百口。今見之，請復其冤。」令坤乃殺之。

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，距六合二十餘里，設柵不進。諸將欲擊之，太祖皇帝曰：「彼設柵自固，懼我也。今吾眾不滿二千，若往擊之，則彼見吾眾寡矣；不如俟其來而擊之，破之必矣！」居數日，唐出兵趣六合，太祖皇帝奮擊，大破之，殺獲近五千人，餘眾尚萬餘，走渡江，爭舟溺死者甚眾，於是唐之精卒盡矣。

是戰也，士卒有不致力者。太祖皇帝陽為督戰，以劍斫其皮笠。明日，遍閱其皮笠，有劍□亦者數十人，皆斬之，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，先是，唐主聞揚州失守，命四旁發兵取之。己卯，韓令坤奏敗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，獲漣州刺史秦進崇。張永德奏敗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。

丙戌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。渦口奏新作浮梁成。丁亥，帝自濠州如渦口。帝銳於進取，欲自至揚州，范質等以兵疲食少，泣諫而止。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，欲殺之，范質入救之。帝望見，知其意，即起避之。質趨前伏地，叩頭諫曰：「儀罪不至死，臣為宰相，致陛下枉殺近臣，罪皆在臣。」繼之以泣。帝意解，乃釋之。

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，廟號世祖。

五月，壬辰朔，以渦口為鎮淮軍。

丙申，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兵於南台江，俘斬千餘級。唐主更命永安曰忠義軍。誨，德誠之父也。

戊戌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，自渦口北歸，乙卯，至大梁。

六月，壬申，赦淮南諸州系囚，除李氏非理賦役，事有不便於民者，委長吏以聞。

侍衛步軍都指揮使、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，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，出兵擊之，殺士卒數百人，焚其攻具。

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，唐主以為能，命將兵復江北諸州。

秋，七月，辛卯朔，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，制置武安、靜江等軍事。行逢既兼總湖、湘，乃矯前人之弊，留心民事，悉除馬氏橫賦，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，擇廉平吏為刺史、縣令。朗州民、夷雜居，劉言，王逵舊將卒多驕橫，行逢壹以法治之，無所寬假，眾怨懟且懼。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，行逢知之，大會諸將，於座中擒之。數曰：「吾惡衣糲食，充實府庫，正為汝曹，何負而反！今日之會，與汝訣也！」立撾殺之，座上股慄。行逢曰：「諸君無罪，皆宜自安。」樂飲而罷。行逢多計數，善發隱伏，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，行逢必先覺，擒殺之，所部凜然。然性猜忍，常散遣人密詗諸州事，

其之邵州者，無事可覆命，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。行逢曰：「光委數聚飲，欲謀我邪！」即召還，殺之。親衛指揮使、衡州刺史張文表恐獲罪，求歸治所，行逢許之。文表歲時饋獻甚厚，及謹事左右，由是得免。行逢妻鄖國夫人鄧氏，陋而剛決，善治生，嘗諫行逢用法太嚴，人無親附者。行逢怒曰：「汝婦人何知！」鄧氏不悅，因請之村墅視田園，遂不復歸府捨。行逢屢遣人迎之，不至。一旦，自帥僮僕來輸稅，行逢就見之，曰：「吾為節度使，夫人何自苦如此！」鄧氏曰：「稅，官物也。公為節度使，不先輸稅，何以率下！且獨不記為裡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？」行逢欲與之歸，不可，曰：「公誅殺太過，常恐一旦有變，村墅易為逃匿耳。」行逢慚怒，其僚屬曰：「夫人言直，公宜納之。」

行逢婿唐德求補吏，行逢曰：「汝才不堪為吏，吾今私汝則可矣。汝居官無狀，吾不敢以法貸汝，則親戚之恩絕矣。」與之耕牛、農具而遣之。

行逢少時嘗坐事黥，隸辰州銅坑，或說行逢：「公面有文，恐為朝廷使者所嗤，請以藥滅之。」行逢曰：「吾聞漢有黥布，不害為英雄，吾何恥焉！」

自劉言、王逵以來，屢舉兵，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，檢校官至三公者以千數。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，自馬希廣之廢，杜門不仕，行逢慕之，署節度判官。仲雅曰：「行逢昔趨事我，奈何為之幕吏！」辭疾不至。行逢迫脅固召之，面授文牒，終辭不取，行逢怒，放之邵州，既而召還。會行逢生日，諸道各遣使致賀，行逢有矜色，謂仲雅曰：「自吾兼鎮三府，四鄰亦畏我乎？」仲雅曰：「侍中境內，彌天太保，遍地司空，四鄰那得不畏！」行逢復放之邵州，竟不能屈。有僧仁及，為行逢所信任，軍府事皆預之，亦加檢校司空，娶數妻，出入導從如王公。

辛亥，宣懿皇后符氏殂。

唐將朱元取舒州，刺史郭令圖棄城走。李平取蘄州。唐主以元為舒州團練使，平為蘄州刺史。元又取和州。

初，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，謂之博徵，又興營田於淮南，民甚苦之。及周師至，爭奉牛酒迎勞。而將帥不之恤，專事俘掠，視民如土芥。民皆失望，相聚山澤，立堡壁自固，操農器為兵，積紙為甲，時人謂之「白甲軍」。周兵討之，屢為所敗，先所得唐諸州，多復為唐有。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，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。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

以廣陵之兵並力攻壽春，俟克城，更圖進取，詔許之。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，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，秋毫不犯，揚州民感悅，軍還，或負糗□以送之。滁州守將亦棄城去，皆引兵趣壽春。

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，宋齊丘曰：「如此，則怨益深，不如縱之，以德於敵，則兵易解也。」乃命諸將各自守，毋得擅出擊周兵。由是壽春之圍益急。齊王景達軍於濠州，遙為壽州聲援，軍政皆出於陳覺，景達署紙尾而已。擁兵五萬，無決戰意，將吏畏覺，無敢言者。

八月，戊辰，端明殿學士王朴、司天少監王處訥撰《顯德欽天曆》，上之。詔自來歲行之。

殿前都指揮使、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，唐將林仁肇以水陸軍援壽春。永德與之戰，仁肇以船實薪芻，因風縱火，欲焚下蔡浮梁，俄而風回，唐兵敗退。永德為鐵絙千餘尺，距浮梁十餘步，橫絕淮流，系以巨木，由是唐兵不能近。

九月，丙午，以端明殿學士、左散騎常侍、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為戶部侍郎，充樞密副使。

冬，十月，癸酉，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，鐵騎都指揮使王彥升等擊破之，斬首三千餘級。彥升，蜀人也。

丙子，上謂侍臣：「近朝徵斂穀帛，多不俟收穫、紡績之畢。」乃詔三司，自今夏稅以六月，秋稅以十月起徵，民間便之。

山南東道節度使、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，至是入朝，除守太師，遣還鎮。既行，上問宰相：「卿曹送之乎？」對曰：「送至城南，審琦深感聖恩。」上曰：「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，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，其道無由。王者但能毋失其信，何患諸侯不歸心哉！」

壬午，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。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，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，糜以鐵鎖，縱兵擊之，船不得進退，溺死者甚眾。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。

甲申，以太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。太祖皇帝表渭州軍事判官趙普為節度

推官。

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，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，帝不之信。時二將各擁重兵，眾心憂恐。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，從容宴飲，謂永德曰：「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為將帥，奚相疑若此之深邪？」永德意乃解，眾心亦安。唐主聞之，以蠟書遺重進，誘以厚利。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，重進奏之。

初，唐使者孫晟、鐘謨從帝至大梁，帝待之甚厚，每朝會，班於中書省官之後。時召見，飲以醇酒，問以唐事。晟但言「唐主畏陛下神武，事陛下無二心。」及得唐蠟書，帝大怒，召晟，責以所對不實。晟正色抗辭，請死而已。問以唐虛實，默不對。十一月，乙巳，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，更以帝意問之。翰與之飲酒數行，從容問之，晟終不言。翰乃謂曰：「有敕，賜相公死。」晟神色怡然，索鞋笏，整衣冠，南向拜曰：「臣謹以死報國！」乃就刑。並從者百餘人皆殺之，貶鐘謨耀州司馬。既而帝憐晟忠節，悔殺之，召謨，拜衛尉少卿。

帝召華山隱士真源陳摶，問以飛升、黃白之術。對曰：「陛下為天子，當以治天下為務，安用此為！」戊申，遣還山，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。

十二月，壬申，以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。

分命中使發陳、蔡、宋、亳、潁、兗、曹、單等州丁夫數萬城下蔡。

是歲，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。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，浮海如契丹乞兵。契丹不能為之出兵，而留處堯不遣。處堯剛直有口辯，久之，忿懟，數面責契丹主，契丹主亦不之罪也。

蜀陵、榮州獠叛，弓箭庫使趙季文討平之。

吳越王弘俶括境內民捕，勞擾頗多，判明州錢弘億手疏切諫，罷之。

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中顯德四年（丁巳，公元九五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丑朔，北漢大赦，改元天會。以翰林學士衛融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內

客省使段恆為樞密使。

宰相屢請立皇子為王，上曰：「諸子皆幼，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，而獨先朕子，皆自安乎！」

周兵圍壽春，連年未下，城中食盡。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、永安節度使許文稹、都軍使邊鎬、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，溯淮救之，軍於紫金山，列十餘寨如連珠，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，又築甬道抵壽春，欲運糧以饋之，綿亙數十里。將及壽春，李重進邀擊，大破之，死者五千人，奪其二寨。丁未，重進以聞。戊申，詔以來月幸淮上。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，自帥眾決戰，齊王景達不許，仁贍憤邑成疾。其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，為小校所執，仁贍命腰斬之，左右莫敢救，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，仁贍不許。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，夫人曰：「妾於崇諫非不愛也，然軍法不可私，名節不可虧，若貸之，則劉氏為不忠之門，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！」趣命斬之，然後成喪。將士皆感泣。

議者以唐援兵尚強，多請罷兵，帝疑之。李穀寢疾在第。二月，丙寅，帝使范質、王溥就與之謀，穀上疏，以為：「壽春危困，破在旦夕，若鑾駕親征，則將士爭奮，援兵震恐，城中知亡，必可下矣！」上悅。

庚午，詔有司更造祭器、祭玉等，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，為之圖。

甲戌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，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巡檢，以侍衛都虞候韓通為京城內外都巡檢。乙亥，帝發大梁。先是周與唐戰，唐水軍銳敏，周人無以敵之，帝每以為恨。返自壽春，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，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，數月之後，縱橫出沒，殆勝唐兵。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，唐人見之大驚。

乙酉，帝至下蔡。三月，己丑夜，帝渡淮，抵壽春城下。庚寅旦，躬擐甲冑，軍於紫金山南，命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，皆破之，斬獲三千餘級，斷其甬道，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。至暮，帝分兵守諸寨，還下蔡。

唐朱元恃功，頗違元帥節度；陳覺與元有隙，屢表元反覆，不可將兵，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。守忠至濠州，覺以齊王景達之命，召元至濠州計事，將奪其兵。元聞之，

憤怒，欲自殺，門下客宋□說元曰：「大丈夫何往不富貴，何必為妻子死乎！」辛卯夜，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，裨將時厚卿不從，元殺之。

帝慮其餘眾沿流東潰，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。壬辰旦，帝軍於趙步，諸將擊唐紫金山寨，大破之，殺獲萬餘人，擒許文稹、邊鎬、楊守忠。餘眾果沿淮東走，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，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，水軍自中流而下，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，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。晡時，帝馳至荊山洪，距趙步二百餘里。是夜，宿鎮淮軍，癸酉，從官始至。劉仁贍聞援兵敗，扼吭歎息。甲午，發近縣丁夫數千城鎮淮軍，為二城，夾淮水，徙下蔡浮梁於其間，扼濠、壽應援之路。會淮水漲，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溯淮，欲掩不備，焚浮梁。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覘知之，伏兵邀擊，破之。

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，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。

戊戌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為武寧節度使、淮南道行營都監，將兵戍鎮淮軍。

己亥，上自鎮淮軍復如下蔡。庚子，賜劉仁贍詔，使自擇禍福。

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，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，唐主以為沮眾，流撫州。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、劉存忠以守禦方略，匡業誦羅隱詩曰：「時來天地皆同力，運去英雄不自由。」存忠以匡業言為然。唐主怒，貶匡業撫州副使，流存忠於饒州。既而竟不敢自出。

甲辰，帝耀兵於壽春城北。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，不知人，丙午，監軍使周廷構、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，遣使奉之來降。丁未，帝賜仁贍詔，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，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。戊申，帝大陳甲兵，受降於壽春城北，廷構等舁仁贍出城，仁贍臥不能起，帝慰勞賜賚，復令入城養疾。

庚戌，徙壽州治下蔡，赦州境死罪以下。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，並召令復業，勿問罪。有嘗為其殺傷者，毋得仇訟。屬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，令本州條奏。辛亥，以劉仁贍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，制辭略曰：「盡忠所事，抗節無虧，前代名臣，幾人堪比！朕之伐叛，得爾為多。」是日，卒，追賜爵彭城郡主。唐主聞之，亦贈太師。帝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，以旌仁贍之節，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忠正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前許州司馬韓倫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。令坤領鎮安節度使，倫居於陳州，干預政事，貪污不法，為公私患，為人所訟，令坤屢為之泣請。癸丑，詔免倫死，流沙門島。倫後得赦還，居洛陽，與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、王晏、王彥超之父游處，恃勢恣橫，洛陽人畏之，謂之十阿父。帝既為太祖嗣，人無敢言守禮子者，但以元舅處之，優其俸給，未嘗至大梁。嘗以小忿殺人，有司不敢詰，帝知而不問。

詔開壽州倉振饑民。丙辰，帝北還，夏，四月，己巳，至大梁。

詔修永福殿，命宦官孫延希董其役。丁丑，帝至其所，見役徒有削柿為匕，瓦中啖飯者，大怒，斬延希於市。

帝之克秦、鳳也，以蜀兵數千人為懷恩軍。乙亥，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還。壬午，李穀扶疾入見，帝命不拜，坐於御坐之側。穀懇辭祿位，不許。

甲申，分江南降卒為六軍、三十指揮，號懷德軍。

乙酉，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，由是齊、魯舟楫皆達於大梁。

五月，丁酉，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。

詔以律令文古難知，格敕煩雜不壹，命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訓釋，詳定為《刑統》。

唐郭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，又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於定遠，行德僅以身免。唐主以廷謂為滁州團練使，充上淮水陸應援使。

蜀人多言左右衛聖馬步都指揮使、保寧節度使、同平章事李廷珪為將敗覆，不應復典兵，廷珪亦自請罷去。六月，乙丑，蜀主加廷珪檢校太尉，罷軍職。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，謂蜀主曰：「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，及先帝在太原，平二蜀，諸將非有大功，無得典兵，故士卒畏服。今王昭遠出於廝養，伊審徵、韓保貞、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，素不習兵，徒以舊恩置於人上，平時誰敢言者！一旦疆場有事，安能御大敵乎！以吾觀之，惟高彥儔太原舊人，終不負汝，自餘無足任者。」蜀主不能從。

丁丑，以前華州刺史王祚為潁州團練使。祚，溥之父也。溥為宰相，祚有賓客，溥常朝

服侍立。客坐不安席，祚曰：「犬屯犬不足為起。」

秋，七月，丁亥，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，以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為左衛上將軍，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為右衛大將軍。

北漢主初立七廟。

司空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李穀臥疾二年，凡九表辭位，八月，乙亥，罷守本官，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。

以樞密副使、戶部侍郎王朴檢校太保，充樞密使。

懷恩軍至成都，蜀主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東還，且致書為謝，請通好。癸未，立等至大梁。帝以蜀主抗禮，不之答。蜀主聞之，怒曰：「朕為天子郊祀天地時，爾猶作賊，何敢如是！」

九月，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，作《大周通禮》，考正鐘律，作《大周正樂》。又以：「為政之本，莫大擇人；擇人之重，莫先宰相。自有唐之末，輕用名器，始為輔弼，即兼三公、僕射之官。故其未得之也，則以趨競為心；既得之也，則以容默為事。但思解密勿之務，守崇重之官，逍遙林亭，保安宗族。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、兩省給、捨以上，各舉所知。若陛下素知其賢，自可登庸；若其未也，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。期歲之間，察其職業，若果能堪稱，其官已高，則除平章事；未高，則稍更遷官，權知如故。若有不稱，則罷其政事，責其舉者。又，班行之中，有員無職者太半，乞量其才器，授以外任，試之於事，還則以舊官登敘，考其治狀，能者進之，否者黜之。」又請：「令盜賊自相糾告，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；或親戚為之首，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。如此，則盜不能聚矣。又，新鄭鄉村團為義營，各立將佐，一戶為盜，累其一村；一戶被盜，罪其一將。每有盜發，則鳴鼓舉火，丁壯雲集，盜少民多，無能脫者。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。請令他縣皆效之，亦止盜之一術也。又，累朝已來，屢下詔書，聽民多種廣耕，止輸舊稅，及其既種，則有司履畝而增之，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辟。夫為政之先，莫如敦信，信苟著矣，則田無不廣，田廣則穀多，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。」又言：「陛下南征江、淮，一舉而得八州，再駕而平壽春，威靈所加，前無強敵。今以眾擊寡，以治伐亂，勢無不克。但行之貴速，則彼民免俘馘之災，此民息轉輸之困矣。」帝覽而善之。儼，儀之弟也。

冬，十月，戊午，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、經學優深可為師法、詳閒吏理達於教化等科。

癸亥，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舉城降，以為麟州防禦使。

己巳，以王朴為東京留守，聽以便宜從事。以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檢。

壬申，帝發大梁；十一月，丙戌，至鎮淮軍，是夜五鼓，濟淮；丁亥，至濠州城西。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，唐人柵於其上，環水自固，謂周兵必不能涉。戊子，帝自攻之，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，乘橐駝涉水，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，遂拔之。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。癸巳，帝自攻濠州，王審琦拔其水寨。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，又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。帝命水軍攻之，拔其木，焚戰船七十餘艘，斬首二千餘級，又攻拔其羊馬城，城中震恐。丙申夜，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：「臣家在江南，今若遽降，恐為唐所種族，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，然後出降。」帝許之。辛丑，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泗水東，欲救濠州。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。癸卯，大破唐兵於洞口，斬首五千餘級，降卒二千餘人，因鼓行而東，所至皆下。乙巳，至泗州城下，太祖皇帝先攻其南，因焚城門，破水寨及月城。帝居於月城樓，督將士攻城。

北漢主自即位以來，方安集境風，未遑外略。是月，契丹遣其大同節度使、侍中崔勳將兵來會北漢，欲同入寇。北漢主遣其忠武節度使、同平章事李存瑰將兵會之，南侵潞州，至其城下而還。北漢主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，贈送勳甚厚。

十二月，乙卯，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，以再遇為宿州團練使。上自至泗州城下，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，民皆感悅，爭獻芻粟；既克泗州，無一卒敢擅入城者。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，遣騎詗之，唐兵退保清口。戊午旦，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，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，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，共追唐兵。時淮濱久無行人，葭葦如織，多泥淖溝塹，士卒乘勝氣芟涉爭進，皆忘其勞。庚申，追及唐兵，且戰且行，金鼓聲聞數十里。辛酉，至楚州西北，大破之。唐兵有沿淮東下者，帝自追之，太祖皇帝為前鋒，行六十里，擒其保義節度使、濠、泗、楚、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。所獲戰船燒沉之餘得三百餘艘，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。唐之戰船在淮上者，於是盡矣。

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，知唐不能救，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。延鄒責以忠義，廷謂以兵臨之，延鄒擲筆曰：「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！」廷謂斬之，舉濠州降，

得兵萬人，糧數萬斛。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。

壬戌，帝濟淮，至楚州，營於城西北。

乙丑，唐雄武軍使、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。

丙寅，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。

戊辰，帝攻楚州，克其月城。

庚午，郭廷謂見於行宮，帝曰：「朕南征以來，江南諸將敗亡相繼，獨卿能斷渦口浮梁，破定遠寨，所以報國足矣。濠州小城，使李璟自守，能守之乎！」使將濠州兵攻天長。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，至高郵。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，驅其人南渡江。後數日，周兵至，城中餘癃病十餘人而已；癸酉，守琦以聞。帝聞泰州無備，遣兵襲之，丁丑，拔泰州。

南漢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盧膺卒。

南漢主聞唐屢敗，憂形於色，遣使入貢於周，為湖南所閉，乃治戰艦，修武備。既而縱酒酣飲，曰：「吾身得免，幸矣，何暇慮後世哉！」

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，白契丹主請南遊太原，北漢主厚禮之。留數日，北還，竟卒於契丹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